



# 由於近期的兩件事來看佛教

念生

——不拜偶像與保護牛馬——

前些日期，社會上有兩件事，吵得似乎很有勁；第一件是信仰基督教的大學生，基於不拜偶像的原則，拒絕向國父遺像行禮。第二件是因為要維持農村耕作力，提倡保護牛馬，取締私宰。這兩件事寫在一個題目內，似乎不倫不類，但因為都可以在佛教裏，求得圓滿答覆，所以不妨聯帶討論。現在把我們的意見，分述如下：

## 不拜偶像問題

這一個問題，各報章雜誌，多有評論，大致不以為然。本刊第十六期的社論，也曾論及。用不着我再多說，我只是用佛教徒的眼光，對此問題，加以闡發。

向國父遺像行禮，是基於國家觀念。誰都知道佛教的教義，是偏於出世方面；基督教的教義，是偏於入世方面。按照常情來講，出世心濃厚的人，國家觀念，應該較為薄弱；入世心濃厚的人，國家觀念，應該較為強烈。而今天的事實，適得其反。不向國父遺像行禮的事，恰好發生於基督教的信徒。這固然是因為基督教有不拜偶像的教條使然，不應由教徒私人負責。但是因此我想到了佛教的教條，更為圓滿，可以由過去的事實，加以說明。

佛教在中國，有兩千年的歷史。從前君主時代，每個寺廟的大殿，都供着「當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龍牌，而在朝暮課誦的唱讚詞句中，不斷的祈禱着執政者的康健，與人民的豐樂。梵策本佛經的首頁，都刻着「皇圖永固，帝道遐昌，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」十六個字。到了民國時代，雖然稍有變通。我還記得三十年前，曾參加大寺廟的法會。和尚升座之後，拈起第一瓣香說，「此一瓣香，恭祝中華民國萬歲！今大總統萬歲！」插向爐中後，再拈起第二瓣香說：「此一瓣香，恭祝百億文武，德業昌隆！四海軍民，福緣善慶！」以次續祝師長齋主等等，由此看出志在出世的人，並未忘了政府與群眾。而當時聽到的人，也可能對政府與群眾，都有親切的感覺。有人說：「你講的這一套，只是佛教信徒，對於統治階層的獻媚，並不是佛祖遺制，也不值得加以誇讚。」我說：照你這樣說法，正是

這是有有人情味的事，如何能算作獻媚，我佛明言將後世佛法，付屬國王大臣。歷代祖師，住持寺廟，都作祝聖延釐的工課，並未妨礙他們的清修而影響成功。如近代的印光大師，總算是人人皆知的佛教偉人，他反對禪宗的有法堂而無佛殿，其中一項理由，便是必須有佛殿，以便為國祝禱，如何能說不是佛祖遺制呢？

至於禪宗，雖然有只設法堂的，但在上堂時候，依然忘不了為國祝禱。凡是國家的慶典忌日，和尚都要上堂說法，禪宗各語錄裏多有記載。我還記得某語錄寫着宋朝一位祖師，在太皇太后忌日上堂，皇帝在別室裏旁聽。按照禪宗的規矩，和尚升座，眾僧例得隨意請問。這時有一位僧人，出班請問，「今日為太皇太后上堂，請問太皇太后現在何處？」這種問話，近乎開玩笑，也近乎找燈，禪宗過來人，講究圓機無碍，沒有不能答覆的話。這位祖師，不假思索的說：「身歸佛法龍天上，心在兒孫社稷中。」當時聽到的人，人人點頭，皇帝在別室裏，感動得落下淚來。這個答語，雖然是禪宗機鋒。按照世諦道理來講，也甚明白。國家既崇尚佛法，太皇太后當然是身歸佛法龍天上，而每一位逝世的君主，又焉有不是「心在兒孫社稷中」的，聽了這兩句話，使人思親追遠的心，油然而生，這就是佛教信徒，不但不忘國家，而且能助長他人的國家觀念。按照這個心情來推闡，佛教徒對於敬禮國父遺像是不成問題的。

談到這裡，我又想起一件事：當民國十二年，國父在北平逝世之前，太虛法師，恰在中央公園社稷壇講仁王護國經。在講經期間，國父逝世，停靈社稷壇。遂在壇外另搭廬棚，為太虛法師講經之地。當時北京各報多登載太虛法師的講經，是為了國父喪事。講經法會因而登報述說：「講經發起在前，國父逝世在後，兩事本無關聯。」而最後一段則又說：「國父恰在講經之時逝世，因緣生法，即以講經功德，廻向國父，也無不可。」即此可見佛教的圓融。有人說：「國父的功德，極天彌地，何待佛法超荐？」我說：這一問題，若是按照佛教來說，佛是天下之天，聖中之聖，不特國父有待於佛法超荐，即三界諸天，也就是世俗所謂上帝乃至上帝以上，都有待於佛法超荐。這是佛教的當然理論。還有一說，位至諸佛，總不需要佛法超荐了，佛教徒於諸佛降生成道圓寂各紀念日，舉行佛事，也可以此項功德廻向諸佛。因為功德不厭其多，不但是被廻向者的利益，而且是廻向者的利益。觀此則當日講經功德廻向國父，其理非不可通。而佛教徒在念誦中為元首及文武百官祝禱，確是知恩報恩的辦法。由這個心理發展，就不會有不向國父遺像行禮的事了。

有人說：「你講的還不透澈，向國父遺像行禮，是儀式方面的事；崇敬國父，是思想方面的事。不向國父遺像行禮的人，不見得他的內心不崇敬國父，只是格於宗教教條，不肯行禮。如你所舉佛教的拈香祝聖，也不會真正行禮，內心的崇敬，本不以行禮為必要。」我說：這個說法很精細，但是還未盡然。崇敬固不限於儀式，但儀式的性質不同，有一般儀式，有特殊儀式。如我所舉的拈香祝聖，是宗教方面的特殊儀式，雖然在君權神聖的時代，也不能責令行普通儀式的君臣大禮。但是在普通儀式裏，便要行普通禮節，「沙門不拜王者」的問題，雖然由晉唐以來，經過許多辯難而成為定論，但究難見諸事實。即或見諸事實，也以出家沙門為限，不是在家佛教徒所能援例。不向國父遺像行禮一事，假設他的本身是神父牧師，而在舉行宗教特殊儀式的場所，是不成問題的。因為這個場所，根本不懸國父遺像，焉有問題可言。現在所爭論的，其人本身既不是神父牧師，而又在懸有國父遺像的非宗教場所，由佛教的教義來講，是不應該拒絕行禮的。

有人說：「從前各寺廟供奉萬歲龍牌，你既認為有其道理，現在國體改革，萬歲龍牌業已取銷，是不是應該改奉國父遺像或其他牌位呢？」我說：這一點我無成見，但是我認為祝告元首康寧官民安樂是應該的。所有過去所用的「皇圖永固，帝道遐昌」以及朝暮課誦讚裏的詞句，應該改為適合現在國情的意義。民國成立以來，雖有修改，似乎未盡妥善。至於國家的慶典或忌日，各寺廟也應該量力舉行佛事，以表示宗教與政治並不脫節。

### 保護牛馬問題

這一個問題，曾由負責方面，進行着種種宣傳。耕地的需要是牛，拉車的需要是馬，說牛也賤括了馬，說馬也賤括了牛，臺灣牛的需用多，馬的需用少，事實是偏重在牛一方面。從歷史來看，歷代多有禁止私宰耕牛的事。禁止的理由，有的從是非方面立論，有的從利害方面立論。換言之，有的從道義方面措詞，有的從經濟方面措詞。道義方面的看法，牛馬為人服務，到了筋疲力盡，人類及將牠殺而食肉，乃是殘忍的行爲。經濟方面的看法，屠宰耕牛，最後地不得耕，必有凶年。這兩種理論不同，提倡道義理論的，很容易生效；提倡經濟理論的，很不容易生效；因為你既提倡經濟理論，人人都講經濟，不論將來怎樣凶年，他先宰牛獲利，到了凶年時候，或者他已營運發財。你若叫他講社會經濟，而不講個人經濟，乃是很難辦到的。如果捨經濟而講道義，我們既用牛耕地，即應養其餘年，不可殺而食肉。老牛尚不可殺，正在耕地的牛，豈有可殺之理？更進一步，按照佛教的教條，凡屬生物，皆不可殺，無論老牛小牛，自然都不可殺，這是最澈底的保護牛馬。

現在提倡保護牛馬的人，多是主張經濟理論，而不主張道義理論。他

主張力壯而能耕田的牛不可殺，衰老不能耕田的牛可殺。同時又要經濟之內講道義，他說道義以人類為限；壯年的牛，我們保護牠，使之耕地以供人食米，這是道義。老年的牛，我們殺牠以供人食肉，這也是道義。這種道義，是很有商量餘地的；牛與人同有血氣，同有知識，同知痛苦，同解趨避，只是形貌不同。牠十二分馴順的替人工作，我們用盡了牠的力量，反將牠殺而食肉。有在屠牛場中親自目擊的人，他說：「牛當被殺時，知道無可逃避，跪地哀鳴，淚如雨下」。我不知道每個牛被殺時候，是否都是這樣可憐。不論牠是否都是這樣，而以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，辦這件事，不能不說是有虧道義。牛與我們距離雖遠，而我們曾直接用牠的力量，獲得生存；人與我們距離雖近，而我們不曾直接用牠的力量，獲得生存。我們對於賴其力以生存的牛，既不講道義；對於未賴其力以生存的人，豈肯再講道義。所以道義限於人類，只是欺人之談。以殺牛供人食肉為道義，實際只是為了換幾個錢。以養牛供人食米為道義，到了殺牛較為有利的時候，我先得利再說，誰管他們食米不食米？重視社會經濟，輕視個人經濟，本是崇高的道德。俗語有一句話，「殺老牛的人，」言其最為貪鄙不良。我們既提倡殺老牛，而又希望他們重視社會經濟，輕視個人經濟。是一面教以貪鄙不良，一面又教以表現崇高道德，這不是南轅北轍嗎？

為什麼提倡保護牛馬的人，不肯主張道義理論呢？有人說：「他們認為對牛也講道義是迷信，是腐化。」如果是這樣，那是最可笑的。講道義的人，無往而不合道義。牛的有血氣，有知識，知痛苦，解趨避，既與人無異。我們對之不講道義，是我們違背道義，而不是牛的違背道義。若說我們對於不同類的牛，可以不講道義。那末白種人與黃種人，雖同是人而亦不同類，也可以不講道義了。更進一步，同一種人，每人的相貌也不相同，也可以不講道義了。換言之，人與牛同為生物而形狀不同，就像白種人與黃種人同為人類而膚色不同，也像黃種人與黃種人，同一種族而相貌不同。若主張不講道義，則不但人對牛可以不講道義，人對人也可以不講道義。由這個思想，發展到了極點，就是共產黨的盡人可殺，雖至親骨肉，無所不殺。若主張講道義，則不但人對人應該講道義，人對牛也應該講道義。由這個思想，發展到了極點，就是佛教的凡物不殺，只要有生命的，皆不可殺。這是佛教與共產黨的絕對不同，我們應該走那一個路線呢？

提倡保護牛馬的人，或者認為若主張道義理論，雖然保護了力壯的牛馬，使人得到吃米的利益；而也保護了年老的牛馬，使人失掉吃肉的利益。同時他們又強調吃肉如何美味，如何滋補，這就是有利而無害。由這個思想，擴而充之，我們對於年老無用的人，又何妨殺而食肉？同時也可以強調調人肉如何美味，如何滋補。若說於牛則可，於人則不可，這個不可，根據什麼界限？若是良知不泯，對於與我同類的人，有所不忍，則對於為我盡力的牛，也必有所不忍。若是良知已泯，既忍於為我盡力的牛

也必忍於與我同類的人。李石曾先生曾說：「人與其他生物，極其相似，牠們若是被殺，我們就危險了。」（見所著世界學典引言）共產黨對於認爲無用的人，不是正在變相的殺而吃肉嗎？

每個人的不忍之心，是整個的。因爲我們主張經濟理論不肯提倡保護老牛，致壯牛也失其保護。每人對老牛既沒有不忍之心，對壯牛自然也沒有不忍之心。至欲其放棄私人經濟，尊重社會經濟，更爲事實所不可能。由於這一件事，說明了舍道義而談經濟，其效力實等於零。古人明白這個道理，由道義立場，提倡保護牛馬，不論其爲壯爲老，皆所不殺。道義的貫徹，即是經濟的成功。不但牛馬受到保護，擴充每人不忍之心，實有助於世界的安樂。反對這個辦法的人認爲這是佛教的主張，我認只要有利於人群，佛教的主張，又何妨取而利用？何況這種主張，本不限於佛教。在佛教未到中國時候，孔子已說「敝帷不棄，爲埋馬也，敝蓋不棄，爲埋狗也。」就是古人對於死去的馬與狗，因爲牠們於人有功，不但加以埋葬，而且用破車帷子與破雨傘，加在馬與狗的身上，有如人之有棺。對馬如此，對牛可知，由此證明古人對於牛馬沒有既用其力，又因其老而加以殺害的道理。孔子說這兩句話，是因爲自己養的狗死了，命令大賢子貢去埋，用這兩句話，說明當時的慣例，接着又說，「丘也貧無蓋，亦予之以芻，勿使其首陷焉耳。」就是說，「我雖然沒有破雨傘，也用一領蓆子，把他裹上，不要使他的頭壓在土下。」這一段事，載在禮記檀弓篇，而同章又記載「路馬死埋之以帷。」就是說：「國君的馬死了，只用普通車帷埋葬，而不限于破車帷，以示尊重。」由於這一些記載，看出古聖先賢，對於異類，是如何的仁至義盡，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。到了佛教傳入中國，更進一步的，主張徹底戒殺，備佛兩教，很迅速的水乳交融，在東方文化，大放異彩。有人說，「那末古人不吃牛肉嗎？」我說：古人確不能經常吃到牛肉，禮記寫着「君無故不殺牛。」臣民以下可知。有故指祭祀及重大典禮而言，而祭祀所用的牛，係特別畜養，非萬不得已，沒有取自民間的。而且臣民以下的祭祀，根本不得用牛，古人這樣保護牛隻，確是含有重視耕作的意思。實際講來，犧牲以祭，還是本於原始人類，茹毛飲血的習慣，並不是聖賢本意。這項理論，我在「漫談人生問題」一文，有所闡發，在人生雜誌發表，這裏不再贅述。

這些年來，由於共產氣氛的普遍傳播，古人的良法美意，都在打倒之列。唯物思想，既甚抬頭，所以對於不殺老牛，空費飼養，認爲太不經濟。至於老牛從前替我們出了多少氣力？是否希望我們養牠餘年？我們應該不應該養牠餘年？在所不論。只要牠沒有抵抗辦法，我們便可以昧却良心，「強權第一，金錢萬能，」正是唯物學者的原則。在這個原則之下，又豈止對待老牛爲然。於是牛類浩劫，與人類浩劫，同一不可遏止，這是擺在眼前的事，又豈是渺茫無憑的因果報應呢？

佛學書局有一本書，名曰「殺牛紀聞」，專寫不可殺牛的理由與事

實，這本書在臺灣已不多見，但是若向各地佛學書局尋找，總可找到。我認爲提倡保護牛馬的人，若肯將用在宣傳方面的經費，劃出一部，重印這書，普遍贈送，尤其注意贈給有牛馬的人，必有非常的效果。但是他們一定不肯這樣作，因爲這本書裏，含有宗教色彩，他們認爲宗教即是迷信，不可加以提倡，這是現在不能以口舌爭的。寫到這裏，我同時想到世界文明國家，沒有認爲宗教即是迷信的。只有我們中國一部份人，這樣認定，還有一個大國，也是這樣認定，都因此而否定宗教的存在。我國一部份的主張是不是從那個大國學來的呢？這個問題先不必談，我要先請讀者猜一猜那個大國是什麼國？

### 結 論

佛教的作用，是發揮真理，使人超凡入聖的。但用在其他方面，對任何事，都可發生合理的效果。不拜偶像問題，可因此而獲得結論，保護牛馬問題，可因此而獲得結論；推之一切一切問題，都可因此而獲得結論。所謂大用之則大効，小用之則小効，佛教有一句成語，「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治」，並不是誇大之談。但是阿伽陀藥雖靈，你若拒不服用，也是無可如何的。

## 印度奇譚

### 一、極樂鳥

斐選譯



在印度釋迦世尊的故鄉迦毘羅衛城地方（今名奈巴露），到現在還有一種極美麗的鳥，披着七彩的羽衣，大小同這雞的雞差不多。每見旅行的人來，毫不畏懼，往往飛下駐足在旅行者的頭上，旅行者多準備好食餌，以饗美鳥。因爲那裏的人，一直到現在還嚴守着釋尊的「不殺戒」，凡是鳥獸蟲魚，都絕對不予捕殺。所以這些美鳥，好像餵着的家禽，馴服親貼，只要你取出食餌，她們便飛來停在你的頭上，或手背上，一直等到吃完了食物才飛去，從來沒有人會傷害或捕捉，或把牠們關在籠子裏的。雖然世界各地的動物園裏，還沒有這種美麗的鳥，也曾出了重賞，願意每頭出一萬元的代價，但土民們仍絕對沒有捕捉去賣她們的。就是外來的旅客，也都不願或不忍妨礙她們的自由，由此可見釋尊感化之深遠。

到那裏旅行的人，簡直像來到極樂國，因爲那裏不但沒有殺伐獵狩，並且還有絢麗的景緻，滿地都是些不知名的珍草，開着赤、黃、白、紫各色的奇異鮮花；綠蔭深處，更有那銀白色的清流，從危巖的縫裏，默默流出，四邊的清趣是閑寂，秀麗、靜靜地呈現着一片和平安樂的氣氛，到處可以看到清澈的蓮池和各色的蓮花。真是人間的一極樂。所以這種美麗的鳥，他們就叫她「極樂鳥」。